

崇拜更新

一個儀軌研究的

觀點

點

專題文章

近十年廿載，不同宗派及教會都紛紛更新其崇拜模式，盼望藉此為教會復興帶來一點動力。時至今天，本地教會的形態已在這方面起了一些變化：不少教會由「以團契為本」的教會生活轉變至「以敬拜為本」的教會生活，很多崇拜聚會由重視講道轉移至重視詩歌敬拜，不少教會由排拒靈恩以至引入部分靈恩崇拜的形態，信徒日常用語也有意無意間把主日崇拜改稱為「敬拜」以區分所謂傳統模式及現代敬拜模式。林林總總，短短文章無法盡錄。

回想當初，這個更新多多少少都是以智性為基礎，牧者同工多向教友解釋崇拜不同環節的神學含意，似乎假定了當教友的「腦袋」得到改變，當他們知曉不同環節的意義後，崇拜生活就自然可以得到更新。然而，歷史指出，這沒有為本地崇拜生活帶來明顯轉化。在稍後時段，這個更新運動的視線轉移了，越來越少教會重視鑽研和向教友介紹崇拜的神學基礎，越來越多教會進行各色各樣的新嘗試——以音樂的節奏感引導會眾進入敬拜的時刻、以宗教化的場地佈置象徵神聖臨在的空間、以 powerpoint 深化會眾在敬拜過程中的宗教情懷、鼓勵會眾有感動時可用身體自由表達與上帝相遇的體會等等。簡單而言，這些嘗試，都是涉及「身體」的範疇。這種由「腦袋」轉向「身體」的變化，可以用宗教學中的儀軌（即 *ritual*，一般翻譯為「儀式」）研究，加以理解。

在眾多的儀軌理論中，特那爾（Victor Turner）的洞見就曾多番被引用來探討基督教崇拜這個宗教現象。¹ 特那爾承繼了人類學者范瑾尼（Arnold Van Gennep）的分析，指出凡儀軌都包含了三個過程：隔離、闕限（liminality）與再生。² 隔離，是指儀軌參與者暫時離開凡俗的生活，放下俗世的身份及角色；再生，就是當儀軌完成後，參與者帶著新的身份及社會狀況，重新進入俗世生活中；而闕限，就是所謂中介階段，參與者脫離了原先的社會狀況，卻未進入新的社會角色，因此既是在非此非彼又是在模稜兩可（between-and-betwixt）的中間地帶。在特那爾的理論中，闕限這個概念尤為重要。按他的研究，闕限的性質是越界／顛覆（transgressive）的，是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基本上具有抗拒原本常態性結構的特質。在其中，人體會到日常生活結構（包括角色、身份、地位等）被暫時擱置起來，人與人之間變得無分彼此，同質同等，參與者之間那種天然並且未被結構的社會連帶（social bond）浮現出來，形成一種社場（communitas），在人與人的究極互聯性（interconnectedness）中，體會神聖的臨在。在這闕限狀況中，一種有別於俗世的嶄新現實呈現於儀軌參與者之中，³ 讓參與者能直接浸浴於那股渾樸自然的創造力中。至於這股渾樸自然的創造力，在日常生活中是被社會結構困鎖著以致在凡俗的塵世中只是祕而不露的。

在特那爾的後期著作中，他進一步以社會劇場（social drama）的概念演繹闕限狀況。篇幅所限，在此無法仔細介紹這演繹的全貌，但簡單而言，他認為儀軌所帶來的宗教效力，並非建基於參與者是否知曉儀軌細節的具體意思，而是在乎於儀軌參與者如何在眾人當中展演（perform）儀軌的動作。換言之，儀軌的宗教效力，是繫於「身體」⁴ 的層次，而不是「腦袋」的層次。這種說法，跟歌曼

¹ 如 J. Randall Nichols, "Worship as Anti-Struc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Victor Turner," *Theology Today* 41, no.4 (1985): 401-9; Daniel E. Albrecht, *Rites in the Spirit—A Ritual Approach to Pentecostal/Charismatic Spiritualit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9).

² Victor Turner,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

³ Victor Turner, *Dramas, Field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4.

⁴ 或更準確地說，是在儀軌參與者的「身體之間」。

(Felicitas Goodman)⁵ 的實證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歌曼用接近二十年時間去研究儀軌與宗教經驗的關係，⁶ 進行了許多很嚴密的科學實驗，結果發現，儀軌參與者是否能體會神聖的臨在，很大可能是取決於儀軌參與者是否展演了某些儀軌的姿勢，以及是否在儀軌中配合了某種節奏的音樂。歌曼的研究顯示，宗教經驗的載體是「身體」，而不是「腦袋」。

寥寥千多字的短文，無法詳盡說明以上研究的發現。但按此理路，可看到一些實踐含意。近年敬拜更新，漸趨重視敬拜者的身體向度，確實是可以有研究基礎的。當我們繼續這個更新運動時，不妨多仔細設計崇拜音樂的節奏，多學習在歷代教會傳統中所見到的祈禱姿勢，多探查在《聖經》中提及敬拜時的身體表達。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
願他們跳舞讚美他的名，擊鼓彈琴歌頌他！(詩 149:1-3)

亞倫的姊妹，女先知米利暗，手裡拿著鼓；眾婦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出 15:20)

作者為本神學院之助理教授，
亦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之義務教士

⁵ 歌曼是一位心理人類學家。

⁶ 參看Felicitas Goodman, "Body Posture and the Religious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26, no.3(1986): 81-118; *Ecstasy, Ritual, and Alternate Reality: Religion in a Pluralistic World*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Where the Spirits Ride the Wind: Trance Journeys and Other Ecstatic Experienc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Trance Posture, and Ritual," i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Rituals—Fire from Heaven*, ed. Ruth-Inge Heinze (Westport, CT: Brgin & Garvey, 2000).

主任行蹤

盧龍光牧師聯同吳炳華牧師、關瑞文教授及黃根春教授四位老師，以及十五位神學生，於五月十四至二十二日訪問遼寧基督教兩會、省內教會及大連培訓中心。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盧牧師前往天津南開大學受聘為文學院客座教授，以「基督教文化與全球化時代的人文價值」為題發表報告，並為該校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生講授「聖經文學與歷史文化」。

六月七至九日，盧牧師應新加坡衛理公會天恩堂邀請，前往該會之退修會講道。十三日，主持由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及聖神研究中心主辦的「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

督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開幕典禮，並擔任回應講員。十五至十八日，往馬來西亞芙蓉市馬來西亞神學院，參與由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舉辦之「衛斯理神學研討會」。

七月一至二日，盧牧師前往泰國清邁參加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ATESEA）二零零五年大會的籌備會議。七月四至八日，赴台灣中台神學院授課。九日，應廣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廣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廣州市基督教協會之邀請，參加二零零四年穗港基督教界朋友聯誼活動。十三至二十三日，盧牧師終可暫時放下繁忙的工作，前往英國度假。